天之辯震擲地之
聲谷滌其春露勵言
其冬氷以儻爛火之光
對曦景之層曜自可銷聲疊足翕氣
未祛仍希妙釋但靈寶
妄老子事跡應不虛
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
帝之時結草為菴居河上濵文帝好道德
之經勑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
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
人言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
帝　公　具所不了句令問上公公
答　尊德貴不可遥問帝於是親
幸河上詣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
高據而坐帝甚怪之乃謂公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
自高手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
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
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

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隊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為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謀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為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為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閒又武帝幸五祚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祚甘泉河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

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柞甘泉河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為盛烈弄而不録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万乘天子万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万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赧王為秦昭襄王所滅揔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為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案老經云如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今在成王之後但經為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畔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路既為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迖真之言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

益虛證事路既爲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真之言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玆迷惑老莊之教其來以久道士之号非秖于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裙霓裳目驗可知豈捻虛也

先生　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騖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馳老教旨在於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奥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塲八万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遣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為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麃文浮閱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号非秖于今者亦何謀哉自開闢以来至于晉末元無戴斑穀之冠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稱為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敝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

穀之冠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
靈寶之稱為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則廣成務光巢由消棘之輩脫落時
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
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
娛調素琴以　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
練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
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
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
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
請孙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
觴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
仙公自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
明等更增其法造　等齋儀七部科
籙修朝礼上香之文行道壇纂服之
式衣服冠屨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
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薰辛又偽造靈
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
之号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
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
為修靜所惑曾致尊奉後悟非是究
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
内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
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
于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多所著
述並行于代服衣道服心敬佛法於

景性多博識聚睿過人身為道士居
于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多所著
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
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号
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
中于今不為鳥雀所汙弘景重制冠
服改館為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
寶法為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
景深為梁武所器尚頻徵令仕確乎
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
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草
識遷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
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俗
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
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重結深疑
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
北轅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
莫不為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
膏肓永祛沉痼先生怡然而對曰子
今悟矣亦旦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
余為子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
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威

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
受法籙一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官所受法籙一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併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无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為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王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景畫為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為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揔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籙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籙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性多染愛隨機制法故倍多僧道家法籙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官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為作其事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為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妻娶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婬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為之一無憑處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為何惑道
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妻娶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婬欲之事今道
士等不婚娶者學僧為之一無憑據
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
法道士無不婚娶之條道士等咸請
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
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
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
出家斷婚之路道士今日出家遵誰
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弃
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
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
度憍陳如等此土尤無出家之地老
子本自有妻仕周為史去周西邁身
是俗人本无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
狀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
封段干後為漢賜東王太傅各有列
傳又老經云子孫祭不輟此絶依教
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絶故云不
輟豈令斷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
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

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教老子不禁誓要經文又說子孫今
日縱學佛宗識者誰肯依信盜鍾掩
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爲
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修餘
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
又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爲
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
于吉[illegible]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
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
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袂又太清上
清等經皆述飛練黃白藥石等法至
如本際五卷乃是隨道士劉進喜造
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摸寫佛經
潛偷罪福搆架因果參乱佛法自唐
以來即有益州道士梨興澧州道士
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
造洗沐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
造大獻經以擬盂蘭盆并造九幽經
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袂爲者
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
教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禦寇書云
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
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

流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禦寇書云
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
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
三皇善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
孰者為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
者為聖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
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與
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
土稱為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
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
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
慙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仞愧環堵
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客悟心識
之昏怠是知搏摇九万垂天之翼方
昇擊水三千横海之鱗乃運幸承咬
嚙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
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
云儒道釋典三教是壹咸躋於善理
無有三惡悲仁怒殊途而同歸利物
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黃馬之辯
未可分焉離合異之詞豈能別矣
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衆惑

未可分疏離合異之詞豈能別矣
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群分九流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迺殊非唯麁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乎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号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謨洎乎姬文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宣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友于之列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溫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乱修禋祀以綏神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馘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　貫胷達腋申馳騁之娛矣命剖肌悉賞心之樂形禮興而姦詐起符璽著而矯偽生豈國竊器者害父弑君爭權趍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惡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

命剖肌悉賞心之樂形禮興而姧詐起符璽著而矯偽生盜國竊器者害

父鉞君爭權趙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質壽無遷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已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已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命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于定國之寬刑孫炓敖之陰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兮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身造受嗣同於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已亦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抗杜回其恩申生命胡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嗣其弛紉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暉合王遠害無為寂泊恬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

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
淳就澆分鑣分驚流一無之理立三
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
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誡剛志知息
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代遺榮巖
棲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
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
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
一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群
臣攀戀扱衣冠劍履而葬於高山之
陽桑驗此詞咸成焉有夫葬者藏也
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
墳塋安措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
之患皇帝馭青龍以冲天躡紫虛而
返上高謝万機脫屣四海无来不死
何因浮葬且御伯司牧分陝遺惠在
人尚蔽第甘棠思德留樹況黃帝登
九五之位處万乘之尊馭龍駕以上
僊勝寢疾而死若群臣攀慕情切即
合留奉衣冠豈容埋弃帝之遺服以
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賵左傳以
為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
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跡可知且御女祈仙恣慾求果更入
輪迴之境詐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

為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
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跡可知且御女祈仙恣慾求果更入
輪迴之境詐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
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
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
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
陳已具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為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
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
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嚴君
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
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
氣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一氣生天
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
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禀陰陽陰陽能
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万物也故
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
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
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順此陰陽
之理安其所禀涇分守雌柔恬淡寂
泊無為絕矯性之聖智弃越分之聞
知同儌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
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

之强梁損聲色之躭染體禍福倚伏
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

知同傲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
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

之强梁損聲色之躭染體禍福倚伏
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
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
違於此則夭命傷生招於敗累息亂
勦絶其後不祧故云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
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万物以杜健
羨之路隳四支以去形骸之戀述木
鴈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
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
夭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
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
促之繫万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
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
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
之内有此顛倒夭齡宫命牽累敗身
無未来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
代造善惡之行廼其所行當代受
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
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
一里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
以忘身非是為他祈福宣尼潔齋以
變食豈開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
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無幾色

以志身非是為他祈福宣尼潔齋以
變食豈開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
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
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
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
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来自久非
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特行此術醮
者祭之別名　與先著其義道陵因
而修之行其法　謂之祭酒此是俗
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
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
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
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行也此法
者自是奉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
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為佛法從
西國来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
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綰又行章醮
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
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祇合
郊社所管又符者鬼籙行之於鬼神
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
公子瀆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
曰僕習菓甘辛居鮑志臭沉淪弱冠

積有歲年今屬頹光西邁之晨方悟
非狂東走之獘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公子漫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
曰僕習菉甘辛居鮑忘臭沉淪弱冠

積有歲年今屬頹光西邁之晨方悟
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誡傳諸
將來使夫倒躓之徒芊心於昏昧之
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
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